



論佛教曹洞宗與《參同契》、《易經》之關係(三)

靜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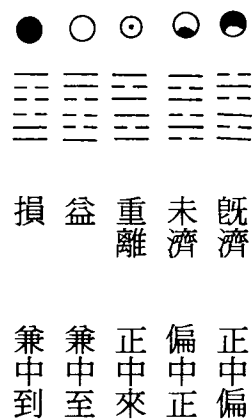
雲外雲岫(1241-1324)，青原下第十八世傳人，曹洞宗祖師，曾參禮直翁德舉，究明洞上宗旨。初住慈溪石門，後遷天寧，未幾，又繼竺西坦主持天童寺。僧傳說他臨眾精勤，說法世喻，四方風趨，弟子常達千人，連日本、三韓等國亦每渡海來就，可見影響之大。住持天童期間，雲岫優於異說滋生，謬解洞宗，於是著《寶鏡三昧玄義》一文，匡正祛邪。雲岫認為，「十六字偈」真義寓於《重離》一卦之中，並非變為五卦。他說，「疊而為三」中的「三」，乃是「偏正五位」中的前三位：正中偏、偏中正和正中來；「變盡成五」，則指兼中至和兼中到，如此「通前三位」，恰成五位。他進一步解釋說，正中偏等前三位是「由漸入頓」，說的是自我覺悟的過程；兼至兼到則為「由頓入漸」，目的是為了「化導眾生，同歸涅槃」。^④這種把禪宗漸修頓悟的思想融入五位之中，將普渡眾生的經過視作「由頓入

漸」的曲折過程的說法，的確頗具新意，豐富了洞宗五位的禪學思想，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應當看到，雲岫雖多少糾正了慧洪根本性的錯誤，提出「十六字偈」真義在於《重離》一卦的正確主張，卻未曾對五位與《離卦》的關係作進一步的展開，提供詳盡而有說服力的論證。因此，有關「十六字偈」的謎底還是沒有揭開。

明清之際，洞宗玄旨的話題又在禪門中流行起來。永覺元賢(1578—1657)專門撰寫了《洞上古轍》上下卷，闡述洞上宗旨。其中有《參同契注》、《寶鏡三昧注》兩文則詳細地表達了他對「十六字偈」的觀點。元賢是宋儒蔡西山的十四世孫。初習程朱理學，受之影響甚深。四十歲出家，由儒入釋，先學臨濟，後宗曹洞，為晚期曹洞宗的重要祖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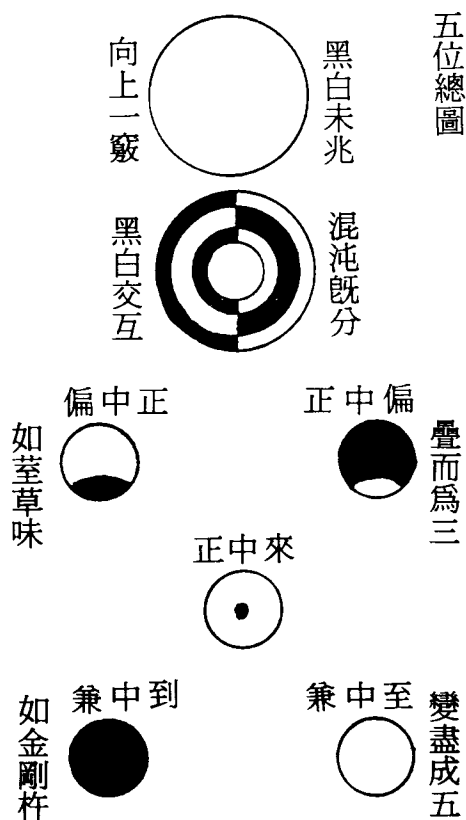
在「十六字偈」問題上，元賢既不同意慧洪覺範的見解，也

不贊成雲外雲岫的主張，他認為「變盡成五」確是變為五卦，但變的方法與慧洪不一樣。元賢說，所謂「偏正回互」就是講「陰陽變易」；「疊而為三」是「疊變至三爻為五卦」說詳細一點，也就是以《離卦》☲☲上三爻陰陽易變，成一水火《既濟》☵☲，卦象正中偏；同樣，《離卦》☲☲下三爻變易，成一火水《未濟》☲☵，卦象偏中正。元賢此處運用了卦變中的「往來」手法，卻又不盡相同。往來，是指一個卦體因兩爻互易而成另一卦。如以《離卦》☲☲為例，初九爻與六二爻互易而成《鼎卦》☲☱；或是以六五爻、上九爻互易而成《革卦》☱☲等。如此的三爻互易之說，不見於史載。不過，古人占卦多據卦變看動爻定吉凶，故有本卦、之卦，《左傳》、《國語》言筮，其例甚多，可見其多樣性。西漢的《焦氏易林》竟然每卦都準備它變成六十四卦，這一來，六十四卦即可變成四千零九十六卦，可謂發展到了極點。他如宋代朱震的《漢上易傳·卦圖》、朱熹的《周易本義》等，亦羅列有大量「卦變圖」。從如此靈活的卦變來看，元賢的「三爻互易」法，雖與上述卦變略有出入，但仍未超出其範圍。對於「偏正五位」的後面二位，元賢則採取中間「互體」，以《離卦》☲☲九三、九四、六五爻互易，成風雷《益卦》☱☲，卦象兼中至；以六二、九三、九四爻互易，成山澤《損卦》☱☵，卦象兼中到。同時，他將《既濟》、《未濟》二卦的「水」配正，「火」配偏，再將由互卦而得之《損》《益》二卦用以指兼義，如此，風雷俱動，兼中至之發於用；山澤俱靜，兼中到之歸於體；《離卦》☲☲配象正中來，以《離》☲☲為心象，居中，象微希遷《參同契》「竺土大仙心」之「心」。平情而論，這樣的五卦配五位，非獨義旨皆合，高出慧洪許多，而且《既濟》與《未濟》、《損》與《益》亦兩兩相對，似乎密合無間。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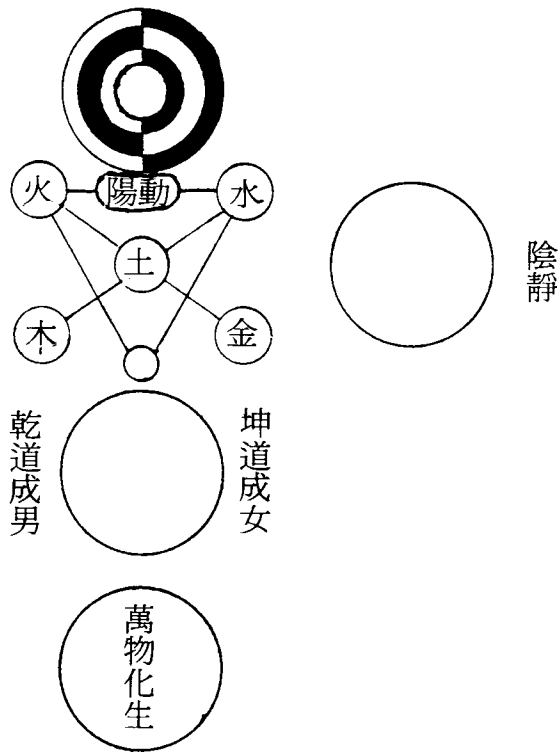


上述《既濟》為上坎下離，《未濟》為上離下坎，《重離》則上下俱離。「五位」之中，有三位與《坎》、《離》二卦密切相關。顯然，元賢已意識到《坎》《離》二卦的重要，幾與希遷、雲岩的初衷暗合。然而，希遷、雲岩並未停留在照搬魏伯陽《參同契》的方法上，而是汲取其神韻，尤其雲岩僅取《重離》一卦，以表「偏正回互」，與其餘諸卦無涉（前文已述）。但是，元賢卻錯變四卦，以兼至、兼到二位居下，正偏二位上，依卦定位，因此是頭尾倒置，雖每位的配位似乎合情合理，但總體上卻大謬不然。

五位總圖



太極圖



不過，元賢雖在「十六字偈」上有失誤，可是他的「五位總圖」還是可取的，為後人正確解詁「十六字偈」真義提供了方便。如圖所示：

同時撰有「五位圖說」，其中云：

最上一相，表黑白未兆之前，所謂向上宗乘事也。……次一相，表黑白既分之後，所謂正中有偏，偏中有正，偏正交互之義，盡見於是。中間有一虛圈者，表向上事，今亦隱於黑白之間也。又以此偏正交互之義廣之，則成五位，即一成五，合五成一。

關於「五位總圖」的來歷是頗為複雜的。下面試作分析推測：

首先，從總的圖形來看，「五位總圖」與北宋周敦頤的「太極圖」相類。其中最上面兩個基本相同，惟用意各異；下面的「五位圖」亦與「太極圖」的中間部分有相似之處。

元賢出身於儒學世家，早年深究理學，受「太極圖」影響，是不難想像的。

其次，從個別圖象推斷，「黑白未兆圖」可以說是來源於唐代南陽慧忠國師的「圓相」。^⑤「混沌既分圖」則有兩個出處：一是本自唐代圭峰宗密的「阿賴耶識圖」。^⑥（而此圖又極可能與「九十六種圓相」有關。關於這個問題，將另辟專文討論，茲不多述。）



元賢是禪師，宗密是華嚴宗僧人，卻又是荷澤神會的傳人。他主張「禪教一致」，與元賢同屬南宗門下，元賢將他的圖取來用作解釋禪門公案，自然理所當然。二是從元賢五卦配五位時十分重視《坎》、《離》二卦這一點來說。「混沌既分圖」應和魏伯陽《參同契》有關，五代彭曉所注《參同契》原本（根據清毛奇齡《太極圖說遺議》所說）載有「水火匡廓圖」即為其所本。該圖是《參同契》「坎離匡廓，運轂正軸」一語的圖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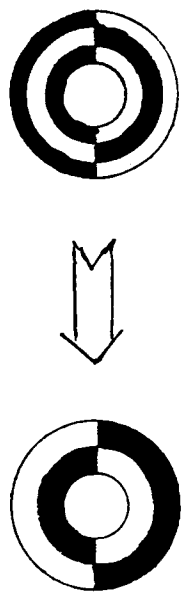
此圖左半圈爲《離》三，白黑白；右半圈爲《坎》二，黑白黑；白指陽爻，黑指陰爻。左右相合，成一輪形，表示水火相交，坎中之陽填補離中之陰，成爲純陽，結成聖胎，即圖中最小一圈所示。元賢將此圖轉了個方向，變爲《離》三在右，《坎》在左，以坎離相交爲偏正回互，內容亦頗爲切合。

第三，元賢的「五位圖」的構想亦與魏氏《參同契》中的「三五至精圖」（即周敦頤「太極圖」的中間部分）有聯。他說：「正中來一位無對，是妙挾前後四位，如五方之中、五行之土，」正是此意。

從上述可知，「五位總圖」的由來，並非只有一個源頭，而是作者綜合了先賢的思想成果經自己深思熟慮之後所留下的智慧結晶。這結晶對後人來說，無疑又是寶貴的經驗。

清代的截流行策（？——1682），是位獨具慧眼的僧人。他既善於接受前人有益的思想，又不泥古。行策是當時淨土宗的重要人物，「宿慧淹通，窮究教義。」^④同時於《寶鏡三昧》義旨傾注了大量精力，竟「蘊諸懷者數年」。一日，行策偶因禪者勸請解話，遂閉門不出，「燒香三復」，忽而恍然大悟，頓覺「三昧精義於《重離》一掛中層見疊出」。於是，抽繹其緒，作「六種圖說，以發明之」^⑤，內容很廣，闡述詳盡，是頗有見地的。現分述如後：

1. 行策將元賢「五位總圖」中的「黑白未兆圖」用來表示歷代禪宗祖師悟此傳此的最上秘密宗旨。並命名爲「寶鏡三昧圖」。其寓意與元賢基本一致。他還改造「混沌既分圖」爲「偏正回互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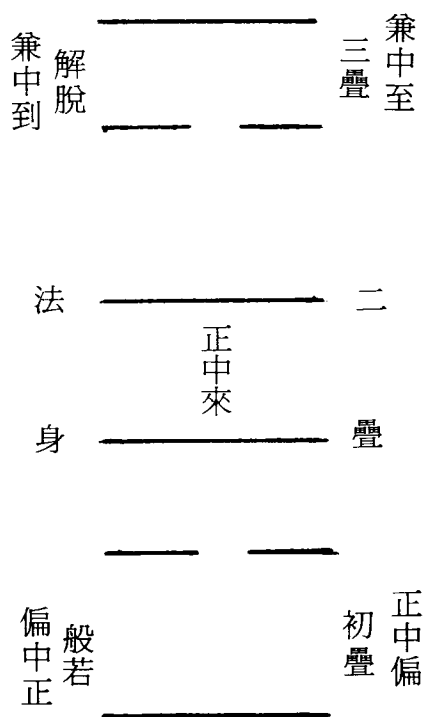


圖中以黑表正，以白表偏，所謂正中有偏，偏中有正，具回互之義。這樣用黑白表示偏正回互，比「混沌既分圖」用坎離交互來表示，意思更加明確、簡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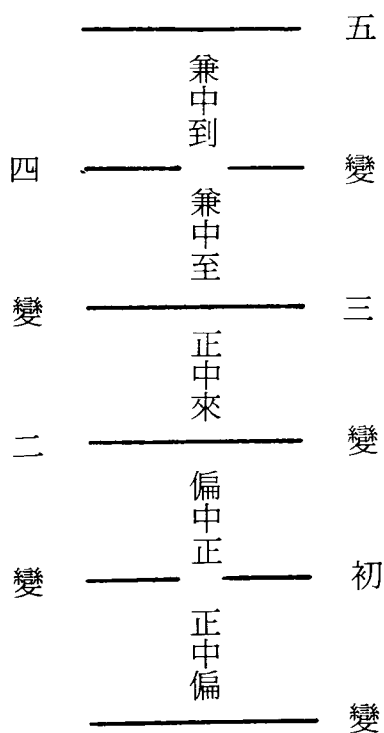
2. 對於「三疊」、「五變」，行策因襲雲外雲岫的思路，認爲《重離》一卦之內即可層現其義。爲眉目清楚起見，行策將此義分爲「三疊分卦圖」和「五變成位圖」兩圖來說明。

先將《離卦》六爻分爲「三疊」，以象徵佛教般若、法身、解脫三德（此即前文提到的「佛教法數」）這是解釋「疊而爲三」一句。爲什麼要說「三德」呢！因爲佛家修煉所要達到的終極目標是涅槃境界，這個境界是不染生死、去住自由的，因而必須「三德」具足：即能照、能現的是正智（即般若，非一般性的智慧），所照、所現的是法身，由能所（即般若、法身）相互交涉所得的結果是解脫，禪家的難處在於如何在日常行事中隨時體現這樣的境界。而所謂體現方法不同，後來也就逐漸發展爲各宗的門風。曹洞一系「即事而真」的見解，要從個別（事）顯現出全體（理），即是其中的方法之一，不過這是從抽象的理論來理解的，要想把這種思想訴諸於直觀的圖象，行策說可以在《離卦》六爻中顯示。他將「偏正五位」融入「三疊」之中，因責回互，故「初疊」（初爻、二爻）順象爲正中偏，互象偏中正。同理可得，「三疊」（五爻、上爻）順象兼中至，互象兼中到。三爻、四爻爲「二疊」以回互眼光觀之，爲正中來，「妙挾」前後

四位。如下：



至於「變盡成五」一句，行策以為，關鍵在於明了一個「變」字。變者，易也。對於《離卦》來說，原則是易爻不易卦，這才符合雲岩「十六字偈」的原旨。慧洪、元賢的失誤，與錯解這一原則有關，將「變」字理解為「易爻又易卦」。行策不蹈舊轍，獨得「易盡六爻，恰成五位」之精神。此即「五變成位圖」。如下：



上圖初爻正中偏，即正中有偏，而偏相不可見，如朔日之月，暗中明相，不可說無，亦即希遷《參同契》所言：「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睹」。從理事關係上說，是謂全理即事。第二陰爻，偏中正，謂偏中有正。但正相不可見，如望日之月，明中有暗相，故《參同契》云：「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理事關係與正中偏相反，為全事即理。以三、四兩爻為正中來，由於此位尊貴居中，又妙挾前後四位，故須兩爻互取而成。為理事一如。五爻上爻分別為兼至、兼到，其相為純白○、純黑●，純白表示理事雙彰，純黑表示理事雙泯。其中理事雙泯，為修禪之最高境界——「真空妙有」，若用明代普明《牧牛圖頌》來描述，是謂：「人牛不見杳無踪，明月光寒萬象空，若問其中端的意，野花芳草自叢叢。」

綜觀「三疊分卦」與「五變成位」二圖，乃利用《易經》陰陽奇偶相與及承乘比應之關係表達洞宗偏正回互之義，位位貼體，參合無不相符，可謂深得雲岩建旨之妙。清代的洞宗門人淨訥（生平事跡不詳）亦撰有《寶鏡三昧原宗辨謬說》一文，其觀點與行策除個別細節外基本一致。^⑨由此可見，了知千古真理，幾可不謀而合，同出一轍。

3. 為了表示《重離》一卦全顯五位義旨之正確，行策復取法《寶鏡三昧歌》中「如荃草味」、「如金剛杵」兩個譬喻，作「二喻顯法圖」以證明之。如下：

「如荃草味」、「如金剛杵」二喻，乃雲岩為補充說明「十六字偈」真義而設。所謂荃草，即中葯五味子。一物而具酸辛苦甘咸五味，比喻《重離》一卦囊括「偏正五位」。開一卦為五位，合五位為一卦，如隨融一荃草，即具五味義同。金剛杵，為佛教力士手執之寶杵。其狀頭尾俱闊，而腰獨狹。頭尾分別喻

正、偏和兼至、兼到四位，中腰喻正中來，以表尊位。舉腰則頭尾俱來。行策的「二喻顯法圖」與元賢「五位總圖」中的「五位圖」基本相同，意在以金剛杵喻一卦三疊，證三即一，以莖草喻一卦五位，證五即一，妙合天然，誠為的論。

如莖草酸味

兼中至○

如莖草甘味

正中偏●

如莖草咸味

如杵形尾闊

正中來○

如杵形腰狹

偏中正○

如莖草辛味

兼中到●

如莖草苦味

此外，行策還撰有「六爻攝義圖」（圖繁不錄），以為「即此《重離》一卦中圓具世、出世間一切法，若廣攝義，類則諸佛教網，列祖綱宗，罄無不盡」。⑤因此，該圖羅列內容龐雜，主要涉及偏正五位，功勛五位、王子五位（石霜慶諸所創）、理事

體用關係、修心成佛過程、天台止觀教義、佛陀一生、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等。在《易經·離卦》中收入如此多的內容，難免失之穿鑿，以偏概全。如將功勛五位、王子五位與偏正五位次第配入《離卦》之中，即甚為不合，因為功勛、王子都屬偏位上事，與正位無涉。何況功勛五位只論修禪工夫之深淺次第，與偏正五位所論接引後學之方法是有出入的；王子五位中分內紹、外紹與偏正五位異出其轍，亦不可強行相配等等。《離卦》本身在易學上的內涵和外延是有一定限制的，因而將它引用到禪學領域中去也有其局限性。倘若選擇適當，發揮有節，如《離卦》六爻顯示「三疊」「五變」之義那樣，則可收到相得益彰之效。相反，如果一味盲目比附，甚至把它當作包羅萬象的法寶，則會失去二者相互溝通、相互發明的意義，成為多餘，而且以文害義。行策的「六爻攝義圖」相對於前文他自己設計的五個圖（本文引用四個圖）來說，可視為「蛇足」。以行策之謹嚴，竟有此誤，殊以為憾！

（未完）

【注釋】

④4 雲外雲岫《寶鏡三昧玄義》，《重編曹洞五位顯訣》卷下。《卍續藏經》第二二册。

④5 據《人天眼目》、《五家宗旨纂要》等書所說，圓相之作，始於唐代南陽慧忠國師，後授耽源。源承識記，傳於仰山，共有九十六種之多。

④7 《新續高僧傳》卷四十五《行策傳》。

④9 詳見《卍續藏經》第二二册。